

编 选 说 明

一、本书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是相互配套的辅助性教材。它既对《教程》的讲授和学习有配合的功能,同时又是一部可以独立阅读的、比较完备的学习马列文艺论著的文选。

二、要想了解马列文论学说的深邃博大,领略马列文艺理论思想的原本面貌,真正体会经典作家考察艺术的方法论特点,我们认为,直接、认真地阅读原文并深入地理解原文,是十分必要的。

三、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原文,我们在每篇选文的前面都撰写了“导读”,介绍文章的背景及其主要理论观点。同时,在每篇选文的末尾都加了较为详细的“注释”,以利于扫除阅读中可能遇到的“拦路虎”。

四、本书选文的“注释”部分,大多参考了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部分旧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注释。此外,还参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中部分注释内容,这是需要说明的。

五、本书的选文,尽量采用了国内目前最新的译文。它们大多选自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或《选集》,只有个别篇目,因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出全,采用了旧版中的译文。选文篇目上也是动了一些脑筋并尽量考虑齐全的。

六、本书的编选工作一定存在缺点、错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1981年 1月

摇摇摇目 摇摇摇录

恩格斯摇致威廉·格雷培 (摘录)	(员
恩格斯摇德国民间故事书 (摘录)	(猿
马克思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摘录)	(缘
马克思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摘录)	(员
恩格斯摇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摘录)	(员
恩格斯摇大陆上的运动 (摘录)	(员
马克思摇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摘录)	(员
马克思摇员源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摘录)	(圆
马克思、恩格斯摇神圣家族 (摘录)	(圆
恩格斯摇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摘录)	(猿
马克思、恩格斯摇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录)	(源
马克思、恩格斯摇反克利盖的通告 (摘录)	(源
恩格斯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摘录)	(缘
马克思摇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摘录)	(猿
马克思、恩格斯摇共产党宣言 (摘录)	(愿
马克思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摘录)	(愿
恩格斯摇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摘录)	(缘
马克思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摘录)	(猿
马克思摇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录)	(员
马克思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摘录)	(员
马克思摇资本论 (第一卷第三编第五章) (节选)	(员
马克思摇致斐·拉萨尔 (员源年 源月 员日) (摘录)	(员

恩格斯摇致斐·拉萨尔(1845年 缘月 5日) (摘录)	(555)
马克思摇致斐·拉萨尔(1845年 苑月 10日)	(555)
马克思摇剩余价值理论 (摘录)	(555)
马克思摇论蒲鲁东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论住宅问题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致马克思	(555)
恩格斯摇自然辩证法 (摘录) (一)	(555)
恩格斯摇自然辩证法 (摘录) (二)	(555)
恩格斯摇反杜林论 (摘录) (一)	(555)
恩格斯摇反杜林论 (摘录) (二)	(555)
马克思摇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摘录)	(555)
恩格斯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555)
恩格斯摇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555)
恩格斯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致敏·考茨基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致玛·哈克奈斯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致保·恩斯特 (摘录)	(555)
恩格斯摇致康·施米特 (摘录)	(555)
恩格斯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 1版序言 (摘录)	(555)
恩格斯摇《共产党宣言》1848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555)
恩格斯摇致弗·梅林	(555)
恩格斯摇致瓦·博尔吉乌斯 (摘录)	(555)
列宁摇评《自由》杂志	(555)
列宁摇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	(555)
列宁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555)
列宁摇纪念葛伊甸伯爵	(555)
列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898年 10月 10日)	(555)
列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898年 10月 10日)	(555)
列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898年 10月 10日)	(555)
列宁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摘录)	(555)

列摇宁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國廢)
列摇宁摇政治家札记(摘录)	(國苑)
列摇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936年 5月 24日)	(國歇)
列摇宁摇列·尼·托尔斯泰	(國猿)
列摇宁摇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國源)
列摇宁摇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國原)
列摇宁摇游行示威开始了	(國猿)
列摇宁摇“有保留”的英雄们	(國苑)
列摇宁摇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國園)
列摇宁摇“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摘录)	(國苑)
列摇宁摇纪念赫尔岑	(國歇)
列摇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936年 5月 24日)	(國愿)
列摇宁摇欧仁·鲍狄埃	(國園)
列摇宁摇致《真理报》编辑部	(國猿)
列摇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936年 5月 24日或 25日)	(國苑)
列摇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936年 5月 25日以后)	(猿園)
列摇宁摇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摘录)	(猿猿)
列摇宁摇需要强制性国语吗?	(猿園)
列摇宁摇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摘录)	(猿缘)
列摇宁摇致伊·费·阿尔曼德	(猿愿)
列摇宁摇寄语《鹰之歌》的作者	(猿園)
列摇宁摇统计学和社会学(摘录)	(猿園)
列摇宁摇在下房里(摘录)	(猿原)
列摇宁摇致阿·马·高尔基(1936年 苑月 24日)	(猿苑)
列摇宁摇论纯洁俄罗斯语言	(猿猿)
列摇宁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序言	(猿猿)
列摇宁摇青年团的任务	(猿缘)
列摇宁摇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摘录)	(猿苑)
列摇宁摇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猿愿)
列摇宁摇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猿歇)
列摇宁摇一本有才气的书	(猿園)
列摇宁摇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摘录)	(猿園)

恩格斯

致威廉·格雷培(摘录)

柏摇林

[1843年] 源月 [1843日左右] — 1843日

[于不来梅]

[导读]

这是恩格斯于 1843年 源月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为了说明德语的神妙,说明德语是多国语言的集大成者,恩格斯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描绘和对比。这集中体现于恩格斯即兴写成的一首“六步韵诗”中,即下面的选文部分。

恩格斯通过以诗的语言对语言特征的描绘,显示了他对语言音色、节奏和韵律美的看重。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而恩格斯关于语言的审美在文学语言审美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方面就极富有启示意义。

[原文]

摇摇荷马^①的语言犹如大海的波涛,
 埃斯库罗斯^②把块块岩石从山顶往谷底掷抛,
 罗马的语言是强大的凯撒^③在军前的演说;
 他大胆地拿起石头——词汇,层层堆砌,
 把许多高楼大厦建造。
 古意大利人的年轻语言十分温柔美好,
 它把诗人带到南方绚丽多彩的花园。
 佩特拉克^④在那里把鲜花采集,
 阿里欧斯托^⑤在那里把道路寻找。
 啊,西班牙语呀,你听!
 劲风在茂密的橡树梢头高傲地呼啸,
 从那里向我们传来了阵阵美妙、古老的曲调。
 缠绕着树干的根根藤蔓在绿荫中晃晃悠悠。
 葡萄牙语是拍击着鲜花盛开的海岸的细浪:
 在那儿还听到轻风带走水神的低吟。
 法兰克人的语言仿佛是哗哗的小溪湍急地奔流,

永不停歇的流水把顽石磨洗。

古老的英语是一座雄伟的勇士纪念碑，

它经受了雨打风吹，四周野草离离，

暴风雨呼啸哀号，想把它刮倒，却是徒劳。

而德语听起来好似汹涌澎湃的拍岸浪潮，

撞击着彼岸四季如春的珊瑚岛。

那里迸发出荷马的不可遏止的汹涌波涛，

那里埃斯库罗斯手中的巨石激起了回响，

那里你可以看到巍然耸立的高楼大厦，

那里你还能看到芬芳的花园中最名贵的鲜花。

那里绿树成荫，树梢正在和谐地歌唱，

那里水神正在低吟，流水正在把石头磨洗，

那些古代勇士的纪念碑依然耸立，直插云霄。

这就是德语，它永恒不朽，它无比神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1 页，人民出版社，1 页）

[注释]

①荷马（生活在约公元前 8 世纪），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代表作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②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 世纪—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代表作品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俄瑞斯忒亚》等。

③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 100—公元前 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

④弗兰契斯科·佩特拉克（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代表作为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歌集》。

⑤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1502—158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其代表作品是传奇体长诗《疯狂的奥兰多》（1575—1580）。

恩格斯

德国民间故事书 (摘录)

[导读]

本文写于 1843 年秋,初载于《德意志电讯》杂志 1843 年 10 月第 15 页,后见恩格斯 1844 年 1 月 1 日。

选文部分着重谈了民间故事应有的品质、功能和价值,虽然是针对民间故事来谈的,但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却有着普遍的适用性。第一段论述了民间故事书所具有的娱乐人、慰藉人、教育人、激发人的功能和价值,第二段则对民间故事提出了要“适应自己的时代”的要求。“适应自己的时代”应该是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品质。

[原文]

……

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因此,一般说来,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真实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我们也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民间的了。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造成当代一切现象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即日益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智慧同虔诚主义^①的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事书在这方面帮助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向他们指出——自然不能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这些动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决不是去纵容伪善,鼓励人们对贵族卑躬屈膝,

姑息虔诚主义。但是,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 页,人民出版社,1955)

[注释]

①虔诚主义是德国 17 世纪路德教派中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它提出了宗教情感高于宗教教义的论点,反对表面化的宗教仪式,赋予激情的感受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书籍都是犯罪。

马克思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摘录)

[导读]

该文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文章评论了普鲁士政府于 1842 年 12 月 18 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政府在 1818 年曾颁布书报检查的有关法令,1842 年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新的书报检查措施,1842 年后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的要求日益强烈,因此,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加强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可能于 1842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着手撰写该文,1842 年 12 月 18 日,马克思将其寄给阿·卢格,希望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在阿·卢格的建议下,文章被送到瑞士,初次出版于 1842 年 12 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 1 卷。1843 年,该文被收入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 1 分册,出版后很快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查禁。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性质,从而揭露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节选的第一、第二两部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文中强调:“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强调“风格如其人”反对“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认为“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等等。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文艺见解和艺术观念。

[原文]

(一)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

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①。那么是对谬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②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我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惟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③,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⑤。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

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是谦逊的。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严肃和谦逊(当然俗人对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惟一理性;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些让步,但是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又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⑥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是独一无二的体裁,只要指出《莱茵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

(二)

在新的书报检查令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奥,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精神的浪漫主义。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要求外在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由法律规定的保证金,只要有了这种保证金作保,就是不受欢迎的编辑也能得到任用;检查令则剥夺了报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先见之明、当局的异常谨慎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主义的命运。

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检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查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丝毫怀

疑。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呢？要是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起，用自己的声势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连用这种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⑦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

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正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才（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一个拥有一批完善的报刊作为支柱的国家，是不是值得把这些人才变成一批有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呢？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你们所任命的这种书报检查官的人数越多，新闻出版界改进的机会就越少。你们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健康者的医生。

只要你们像庞培^⑧那样跺一下脚，从政府的每一幢大厦中就会跳出一个全副武装的帕拉斯·雅典娜^⑨来。孱弱无力的报刊在官方报刊面前就会化为乌有。只要光明出现，黑暗就会消失。让你们的光放射出来吧，不要隐藏。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然而，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惟一的和必要的条件，这正是精神的使命，而不是保护特权，又不是要求遵守惯例，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种条件不正是事物本身的条件，而不是特定人物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书报检查令竟打断了对它的称颂。除了学术才能这种保证之外，它还提出了地位和品格方面的保证。地位和品格！

品格这样紧跟着地位，就好像是从地位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因此，我们首先就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格之间，使人几乎要怀疑这种做法的居心是否纯正。

学术才能是一般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自由主义啊！地位是特殊的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啊！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义啊！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相反，地位却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呢？由此可见，如果书报检查官在解释检查令时说，地位是学术才能和品格借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尤其因为书报检查官本身的职位就保证他们的这种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难道这样一来他们就算是犯

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吗？而不这样解释，至少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术才能和品格还不能作为作者的充分的保证呢？为什么地位是第三个必要的保证呢？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这些保证之间很少有联系，或者甚至从来互不相干，那他们又应该怎样进行选择呢？可是，选择是少不了的，因为总得有人来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啊！书报检查官可能认为，没有地位保障的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学术才能和品格离开地位而单独存在，这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相反，要是有了地位，书报检查官是不是还可以对品格和学问表示怀疑呢？在这种场合，书报检查官更多的是相信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判断。在相反的场合，他们更多的也是相信作者，而不是国家。难道书报检查官会这样不识事体、居心不良吗？当然，不能这样设想，而且，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设想。因为遇到疑难时，地位是决定性的标准，所以总的说来，它也就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过去检查令是由于自己的正统信仰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那么现在它则是由于自己的浪漫主义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因为浪漫主义同时始终是带有倾向的诗歌。保证金这种实际的真正保证变成了一种观念上的保证，而这种观念上的保证又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的虚构的意义的、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地位。保证的意义也起了同样的变化。现在已不是由出版者来选择那种需要他向当局担保的编辑，而是由当局替他选择向当局本身担保的编辑了。旧法令关心的是由出版者的保证金作保的编辑的工作。新检查令则不谈编辑的工作，而只谈编辑的身份。它要求的是体现为身份的特定的个性，而出版者的保证金就应当使它获得这种个性。新的检查令像旧的法令一样，也具有外在的性质。不过，旧的法令按照自己的本性宣布了某种实际上确定的东西并对它加以限制，而检查令则赋予纯粹的偶然性以空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种纯粹个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检查令在编辑问题上使最外在的确定性具有最亲切的不确定性的语调，那么，它在书报检查官问题上就使最暧昧的不确定性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的语调。

摇摇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在这里，不再谈向作者要求的那种地位和品格，而是提出经证明思想可靠，因为地位本来就有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向作者要求的是学术才能，而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则是不附加任何规定的的能力。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全部贯串着理性主义精神的旧

法令,在第 猿条中要求的是“有学术修养的”、甚至是“开明的”书报检查官。在检查令中,这两个附加语都不见了,同时,它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并不是如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特定的、已发展并变成了实际能力的作者的才能,而是才能的萌芽即一般的能力。由此可见,才能的萌芽对现实的才能应起书报检查官的作用,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最后,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书报检查官能力的实际内容并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因而这种能力的性质当然是模棱两可^①的。

其次,书报检查官一职应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规定强调必须选择受人信任的人去担任书报检查官的职务,即认为这种人要完全无愧于(将会无愧于)别人寄予的那种光荣的信任(而且是完全的信任);关于这种累赘而虚伪的规定,就用不着详细分析了。

最后,书报检查官应当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是恰恰相反,检查令在前面却是这样规定的:

摇摇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如果说作为检查书报标准的内容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那么现在形式也正在消失中。只要倾向是好的,形式的缺陷就无关紧要了。即使作品并不十分严肃和谦逊,即使它们看起来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也没有关系——谁会害怕这种粗糙的外表呢?必须善于把形式和本质区别开来。因此,规定的任何外表必然都被抛弃,而检查令最终必然是完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用以辨别倾向的一切东西,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辨别。爱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员卷,员园—员猿页,人民出版社,员缘缘)

[注释]

①“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一说,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第 圆部分第 源命题中的话。

②“风格如其人”是法国作家、自然科学家布封 员缘年 愿月 圆日在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的一个提法,后来成了一句名言。见布封的《风格论》。

③歌德《总结》中的话。

④席勒《论素朴的诗和伤感的诗》中的话。

⑤劳·斯特恩的《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 员卷第 员章中的话。

⑥“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的《浪子·前言》。“体裁”的法文是“~~早~~体裁”,既可指“类型”,又可指“体裁”。伏尔泰指的是“类型”。

⑦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相传公元前 猿园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鹅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该山的士兵而得救。

⑧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公元前 员远—公元前 源,古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⑨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

⑩“模棱两可”指态度、意见等不明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此处是对书报检查官的能力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摘录)

(第一篇论文)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
会议^①辩论情况的辩论

[导读]

该文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若干文章中的第一篇,约写于 1842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 1842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举行,马克思原打算针对这届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新闻出版自由。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林木盗窃法。莱茵省限制地产折分的法律草案。后来马克思写成了三篇,其中第一、三两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手稿至今下落不明。

在摘录的这段文字中,请注意以下对了解马克思早期文艺观有用的思想:“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也就是说,文艺要遵循它特有的规律。“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艺活动“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之间是统一的。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这涉及作家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问题。

[原文]

……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审判自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但是,由于相同而忘了差异,以至把一定的种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领域,那岂不是完全错了?如果一种自由只有在其他各种自由背叛它们自己而自认是它的附庸时,它才允许它们存在,这是这种自由气量狭窄的表现。

行业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中,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

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吧?如果我这样去推论,即既然手和脚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职能,那么眼睛和耳朵这两种使人摆脱他的个体性的羁绊而成为宇宙的镜子和回声的器官,就应当有更大的活动权利,因而也就应当具有强化的手和脚的职能。如果我这样去推论,我对人体各种器官的联系和统一的理解将是多么错误呵!

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这无非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当我要求一种性格要按另一种性格的方式成为自由性格时,难道我不是抹杀了性格自由吗?新闻出版向行业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按你的方式成为自由人,对我说来就等于不自由,因为如果木匠要求他的行业自由,而人们把哲学家的自由作为等价物给了他,他是很难感到满意的。

我们想把辩论人的思想直截了当地叙述出来。什么是自由?他回答说:“行业自由。”这就好比一个大学生在回答什么是自由这一问题时会说“自由之夜”。

正如可以把新闻出版自由归入行业自由一样,其他任何一种自由也都可以归入行业自由。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养子女。难道我这样就表述了法律自由、宗教自由、伦理自由的本质了吗?

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说,把行业自由看作只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难道各个行业就只是用手脚工作,而不是同时也用头脑工作吗?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惟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难道制床厂主不是向我们的脊背,厨师不是向我们的胃很明白地说话吗?所有这些种类的新闻出版自由都容许存在,惟独一种新闻出版自由即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不容许存在,这不是矛盾吗?

为了维护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某个领域的自由,我也必须从这一领域的主要特征出发,而不应当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难道被贬低到行业水平的新闻出版能忠于自己的特征,按照自己的高贵天性去活动吗?难道这样的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吗?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瑞^②唱道:

摇摇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
摇摇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摇摇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